

默多克

——世界报业大亨

〔澳〕乔治·芝斯特 著

周树春 陈亚平 编译

许 言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默多克

——世界报业大亨

〔澳〕乔治·芒斯特 著

周树春 陈亚平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插页2张 182,000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219-3/K·163 定价：4.10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呼风唤雨的老默多克.....	(1)
第二章 阿德莱德太小了.....	(24)
第三章 悉尼和《每日镜报》.....	(39)
第四章 堪培拉和《澳大利亚人报》.....	(53)
第五章 同惠特拉姆总理的亲密和反目.....	(73)
第六章 征服舰队街的强悍者.....	(92)
第七章 为《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寻找兴奋剂.....	(108)
第八章 “猩猩金刚”惊煞纽约.....	(126)
第九章 把《纽约时报》给耍了.....	(140)
第十章 对澳大利亚的再发掘.....	(156)
第十一章 白宫的约会.....	(173)
第十二章 《泰晤士报》的新主人.....	(186)
第十三章 撒切尔夫人的战友.....	(202)
第十四章 默氏王朝继承人何在.....	(224)

第一章 呼风唤雨的老默多克

● 1 ● 1952年6月，基思·默多克夫妇在地处布里斯班南部海岸的“冲浪者天堂”的一位朋友家中度过一个假期。基思爵士的第二次前列腺手术很成功，此时他的心境处于四年来的最佳状态。在安谧的环境中，他从事着一项与氛围相称的活动：悉心研究《信使邮报》和《星期日邮报》。这是由昆士兰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在布里斯班出版的两张报纸。这家公司处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他握有公司的一部分资产。他对这两张报纸的销售量感到满意，但认为广告内容尚显单薄。

假期一天天过去，他日益系念着昆士兰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经营。公司刚刚宣布要发行新股票，他应该设法筹措现金买入股票，从而保持他对公司的控制，并为另一项计划铺平道路。

这项计划便是创建一个独立于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报系。他当时作为董事长掌管着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他期望新创立的报系能在墨尔本和阿德莱德与这个集团的报纸展开竞争，并作为遗产传给他的儿子鲁珀特。早在四年前的1948年——当时鲁珀特

尚未成年，家族财产也主要集中在布里斯班，基思先生就已经致力于建立一个报业王朝。他将自己的抱负写入了遗言：

“期许昆士兰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另一经我的受托管理人认可的报业公司以执著热情坚持本人的办报理想。期许吾儿鲁珀特·默多克终生致力于造福人类的新闻事业，并经我的受托管理人之辅佐在这一领域施展宏图。”

基思先生回到墨尔本后，当即同伦敦《每日镜报》集团的律师杰克·佩兴斯谈判。由塞西尔·金领导的这个报系买下了墨尔本的《守卫报》。这张报纸虽经伦敦报系改头换面，但生意仍不景气。基思爵士建议：如果该报与他在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的两家报纸合并，必将受益于他的经验和技艺，三家报纸均将兴旺发达。由于合并后基思爵士将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数股权，伦敦集团担心它将丧失决定性地位，塞西尔·金于是回绝了基思爵士的建议。

是年基思爵士67岁。他患心脏病已18年，病情时有发作。1952年10月的头一周，他面临一场险些发生的宫廷政变：两位报社总编辑策划要清除基思爵士，尽管其中一位后来向基思·默多克表白他与此事无干。

10月3日，基思爵士主持先驱和时代周刊报系集团董事会。次日是星期六，他返回他在墨尔本的办公室；下午，他驱车40余里前往默多克家族的乡间别墅——柯露登庄园。当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溘然辞世。

基思爵士的葬礼成了墨尔本名流显士的一次大聚会，蔚为壮

观。灵柩从托拉克长老会教堂缓慢地移往斯普灵威尔公墓。10位肩棺人是联邦及州政府的代表，送葬队伍中走着报界、金融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默多克夫人由三个女儿、及基思爵士的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伴随。主要遗产继承人未能出席葬礼，他当时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因而避免了同那些日后阻碍他实现其父辈宏愿的人们进行寒暄和应酬。

讣告不乏溢美之辞：凭借其才华与刻苦，从一个无名、微贱的小记者成为全国最大媒介集团的魁首。他把现代大众新闻带给澳大利亚。传奇般的悼文省略了一些重要内容。基思·默多克之所以能发迹，靠的是他与政治家们的亲密关系。而当他高高在上以后，下一代的政治家们又得仰望他的虎威雄风。

• 2 • 基思·默多克是从当墨尔本《时代报》的一个小区记者开始其新闻生涯的。该报当时在澳大利亚联邦是最负盛名的大报。

基思爵士的父亲，帕特里克·默多克牧师，那时主持墨尔本近郊富人居住区里的一家长老会教堂。他众多的听众之一便是《时代报》的所有人——戴维·赛姆。他们除了在教堂的交往之外，偶尔还在高尔夫球场上交锋。1903年，基思·默多克在坎伯韦尔中学的班上名列前茅，父亲希望他进墨尔本大学深造。但基思一心想当记者，尽早自食其力。经赛姆安排，基思·默多克成为《时代报》记者，报道莫尔文郊区的活动，每见报一行字挣得一个半便士。

在报道区法庭和区参议会五年后，基思·默多克打算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顺便医治他的口吃病，最后打入舰队街。1908年他启程赴欧，两年后返澳，结果一事无成。1910年3月，基

思·默多克重返《时代报》，由于他是一个速记快手，被委派担任驻国会两院记者。当时国会设在墨尔本。

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的15年中，工党始终连续执政，当时处于全盛时期。《时代报》倡导关税保护，在工党的支持者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因此，联邦政府总理安德鲁·费希尔和司法部长威廉·休斯很愿意与基思·默多克结交。

但是，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在《时代报》晋升缓慢，难有出头之日。当另一家报馆向基思·默多克提供较好的职位时，他便欣然接受。休·丹尼森于四年前创办了悉尼《太阳报》。为了加强国际报道，使报纸富于权威性，丹尼森决定与墨尔本《先驱报》合资抄收伦敦《泰晤士报》的新闻稿。他将驻墨尔本记者坎贝尔·琼斯调往伦敦，从事挑选并改写消息稿的工作，把坎贝尔在墨尔本的工作移交给基思·默多克。基思·默多克马上迁入《先驱报》写字楼的一间办公室。《太阳报》也拥护保护主义，他与休斯等人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密切了。

琼斯从伦敦发回的关于战争的消息使《太阳报》的销量激增，它一跃成为悉尼仅次于具有70年历史的《悉尼先驱晨报》的第二大报。1915年，丹尼森决定召回琼斯，派基思·默多克去伦敦《泰晤士报》大楼。

基思·默多克曾试图出任澳大利亚驻中东的官方战地记者，但在选举中名落孙山。这时，他写信给费希尔，征询他的意见。当时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驻扎在地中海东岸，有关这些受英军指挥的部队的报道很少，费希尔为此甚感不安。他给默多克复信时，要他在去伦敦途中先去埃及，代表政府调查驻军医院及邮政状况。他为默多克写了介绍信，国防部长、参议员乔

治·皮尔斯则向盟军驻达达尼尔海峡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亲笔信，请他准许默多克访问战区。

基思·默多克于8月中旬抵达开罗。他在完成例行巡视后，又访问了汉密尔顿的司令部所在地伊姆布罗斯岛以及加利波利半岛上的两个驻扎点，并向八位澳大利亚将军和很多下级军官征询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在伊姆布罗斯岛，他与伦敦报业主协会特派战地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利特邂逅。俩人对事态的看法不谋而合：默多克对军队所处的窘困境况以及严冬到来后的冷峻前景表示震惊；巴利特则称整个达达尼尔军事行动为重大战略失误。默多克感到有必要让国内了解实情，而巴利特又苦于无法越过军方检查把信息传出去。于是俩人决定：巴利特给英国首相阿斯奎思上书一信，由默多克带往伦敦。

不幸的是，在马赛港这封信连同他关于澳军邮政状况的报告一并被英军检查人员没收。在开往伦敦的车船上，默多克开始给费希尔写一封长信。

在伦敦，有人正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默多克掌握的情况。艾尔弗雷·哈姆斯沃思——即赫赫有名的诺思克立夫勋爵^①急于对达达尼尔行动的前景发生影响。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向世人显示：如果他对某位大臣的政策感到不以为然或怀疑其能力和效率，他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废此立彼。他的《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曾披露西线军火匮乏的情报，由此引起的一场危机迫使自由党的阿斯奎思政府与保守统一党（即当时所称的托利党）组成联合政府。为了标榜他自己的政策与好恶，诺思克立夫不惜牺牲报纸的销数。这就使他越发令人感到可怕。他怀有强烈的反德

① 英国记者出身的报业主（1865—1922），1896年创办《每日邮报》，1903年创办《每日镜报》，1908年购入《泰晤士报》。——译注

情绪，怀疑阿斯奎思对德作战不够坚决。现在，他极愿意在加利波利问题上与政府作梗。他曾召见坎贝尔·琼斯，问他是否打算向澳大利亚政府汇报加利波利的情况。琼斯说“一个名叫默多克的澳大利亚记者正为此事赶往伦敦”。

默多克抵达伦敦时，诺思克立夫外出不在家。琼斯当即引默多克与《泰晤士报》主编杰夫里豪·鲁滨逊共进午餐。次日晨，他们又与负责达达尼尔监督委员会的保守派大臣爱华德·卡森共进早餐。此外默多克又拜见了一连串的内阁要员。劳合·乔治索取了一份默多克致费希尔的信的誊本，并将之印为内阁文件，但它不是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好感。温斯顿·邱吉尔就称它“耸人听闻”。另一个达达尼尔战略计划的支持者则将那封信描绘为“一个可憎的恶棍在日记中痴人说梦”。

默多克的信无非是重申了巴利特试图传递给阿斯奎思的讯息：这个战略行动一败涂地，前景暗淡；部队混乱，指挥员亟需更换。但默多克在巴利特的分析中掺入一种典型的澳大利亚气味的：“那些红缨人（指英国军官）之愚蠢、无能较其狂妄自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群群不可一世的高级军官和小兵喽罗纯粹是在拿战争寻开心。”

这封6000字长的信被誉为基思·默多克毕生最佳杰作，但它是在作者逝世15年后才公开发表的。这对他本人来说可谓万幸，因为该信在好几个细节上显然失实。在写作上，他竭力激发费希尔——这个苏格兰修船匠对英国军官的敌意。但不久后，默多克自己却与那些被他戏称为“狂妄、愚蠢”的军官们肩摩毂击，交往甚密。

默多克为《太阳报》发回的电讯与其给费希尔的信形成鲜明对照。新闻稿赞誉了澳大利亚士兵在前线的勇敢，它仅以令人难以

察觉的、极隐晦的寥寥数笔暗示加利波利那里出了点问题。他后来在《太阳报》“战地日记”专栏中暗示了他与英国政界的关系。这时，《太阳报》已发表评论反对加利波利行动。当其反对者倒霉时，默多克忍不住要落井下石。邱吉尔离开内阁后，默多克在日记专栏中根据他与前者的一次“坦率的谈话”这样评价道：“此人的缺陷使他无法充任战争中的领导者。他头脑发热，想拿帝国的命运作赌注。”

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下，默多克在电讯稿中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这不难理解。但从根本上来说，在他的新闻报道风格中，一种深层模式正在形成：为权贵们提供充实、可靠的信息；留给一般读者的则是少许生了霉、走了味的面包屑。这种模式是成功的记者生涯的基石，还是通往另一种生涯的阶梯？

• 3 • 1915年10月下旬，基思·默多克的政治保护人费希尔辞去在国会的职务，准备赴英国出任澳大利亚大使级代表。休斯继任为政府总理。在其后的三年中，默多克成为休斯的心腹和义务情报员，利用记者身份为他完成各种微妙而棘手的任务。

休斯走马上任后对战后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可能的扩张表示担忧，为此他于1916年1月下旬启程赴英国去通报他的忧虑。抵达伦敦后，他起初通过他的威尔士同乡、当时任军火部长的劳合·乔治接触报界。默多克深知如何为自己寻找用武之地。他先是通过发电讯稿，继而靠其关系网，使自己成为休斯难得的好帮手。休斯在英国各处发表演说，赢得官方赞赏。默多克找了一个出版商将他的讲稿编成集子出版。两本休斯传略相继出笼，其中也有默多克的汗马功劳。

休斯访问期间，英国开始实行普遍服役制。受其影响澳大利

亚国内要求实行类似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工联运动及爱尔兰裔人这两股力量对此强烈反对。休斯让默多克争取外国对澳实施普役制的支持，以遏抑左翼势力的反对。默多克得到了英法社会主义者表示赞同的言论。为了平抑爱尔兰移民对英国未履行在爱尔兰实行自治的诺言，以及对镇压都柏林起义的不满，默多克应休斯要求说服劳合·乔治宣布：在澳大利亚总理的建议下，取消在爱尔兰的戒严。

为避免在法律上引起麻烦和在党内出现分歧，休斯决定就普役制问题举行公民表决。驻海外士兵也将参加投票，但他们未必愿意与强征入伍者并肩作战。休斯在伦敦的澳籍支持者自愿出资印刷针对士兵的宣传品，由默多克负责发行。但表决失败了，工党遭受无可挽回的分裂。

1915年末，形单影只的休斯与他的政党先前的敌人组成联合政府。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心腹朋友，便给默多克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的境遇。元旦那一天，他又发电报给默多克，问他是否应当出席1917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防务会议。

至1917年末，普役制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澳军正在法国作战，伤亡惨重，急需补充人员，但在每月例行的征兵中自愿者日益减少。休斯宣布于1917年12月20日举行第二次公民表决，结果再次受挫。

接着，休斯向默多克布置了一项最棘手的任务。他获悉，有10万澳大利亚士兵参战的西线局势十分险恶。他于1918年3月31日电告默多克，让他以密码传回有关的全部情况及对前景的预测。

默多克很快发出第一封回电，以乐观的调子说“据信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次日他与劳合·乔治等内线交谈后，又作出极为悲观的预测：“无疑最高层次笼罩着决定性失败的阴云。另一场

大规模进攻估计注定发生。”在以后的电报中，好坏消息参半。他报道说，为了阻止德军的前进，柏林的和谈建议可能会得到考虑并为协约国接受。默多克的电报持续到4月底，其中一些是转发给已赴美访问的休斯的。休斯访问的下一站是伦敦，然后去参加凡尔赛会议。

默多克给休斯发电同时，也为《太阳报》发回电讯稿，其中大多数文稿的基调令人欣慰，有时竟与他为休斯描绘的那幅阴暗的图画完全矛盾。但电讯稿最终还是与秘电合为一调：“如果谁想象协约国能轻而易举地——或肯定会——遏制德国人的进攻，这纯系糊涂之见。在敌军战略受挫之前，我方尚需面对严峻的危机。”但是，关于有可能与德国媾和这一点，默多克对《太阳报》的读者隐匿不提。

●4● 1921年7月1日，诺思克立夫设午宴款待行将出任墨尔本《先驱报》主笔的基思·默多克，并送给他一副高尔夫球棍。午餐后在场的人合影留念：默多克作为主宾，被诺思克立夫及《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们簇拥着站在前排中央。在余生的岁月中，基思·默多克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将这帧照片挂在办公室中。

默多克在与诺思克立夫相交的最初三年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与这位长者建立起深交，从他身上汲取丰富的政治知识，并通过他广交朋友。他偶尔还与老头打打高尔夫球，但他深知诺氏性情乖僻，脾气暴躁，所以从未试图在他的报社谋职。

1920年默多克报道威尔士亲王访澳活动时，在墨尔本受到《先驱报》董事长西奥多·芬克的注意。此后芬克去英国参加帝国新闻会议，在船上与赶回伦敦的默多克不期而遇。俩人在甲板鼓作一席长谈后，芬克暗示愿意请默多克出任《先驱报》主编，并上

勗他在伦敦学习报纸经营。芬克回国后将报社迁移新址，购置了现代化设备，然后打电报给默多克正式发出邀请：头12个月薪金为2000英镑，以后增加到2500英镑。丹尼森预见到了他与芬克之间的竞争，以相同条件挽留默多克任《太阳报》主笔。默多克认为在墨尔本能更自由一些，便前往《先驱报》赴任。同时，他就如何改进《先驱报》向诺思克立夫移樽就教。

诺思克立夫吸取法国和美国的生方法、排版技术及薄利多销的办法，将大众新闻与英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于1896年创办《每日邮报》，仅仅四年后该报销售量即达近百万份。当时《每日电讯报》售价为1便士，《泰晤士报》是3便士，而《每日邮报》仅卖半个便士。价格低廉是该报畅销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份面向大众的报纸，它的内容也必须与众不同。《每日邮报》的魅力来自于一种夸张式的新奇感。而诺思克立夫的灵感则主要来自他曾于1894年悉心考察过的美国东海岸。

在诺思克立夫研究过的诸多大众报纸中，最负盛名者当首推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普利策是大众新闻最伟大的鼎革者。他打破传统的排版规则，经常在头版使用图片（起初是用木刻），他为男士们提供丰富的体育新闻，同时刊登迎合妇女趣味的内容。他的另一惊人之举是派一名女记者进行为期72天的环球旅行报道，超越了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的科学幻想。这些革新均面向一个新的读者群。诚如普利策自己所言：“我的读者是全国所有的老百姓，而不是特权阶层。”

诺思克立夫蹈袭了普利策的大众新闻，但他仅取其富于吸引力的外衣，而剔除其骨肉。他的读者是典型的白领阶层，这些人既内忧于自身利益在国内受到的威胁，又外患于大英帝国海外势力的盛衰。诺思克立夫并没有把纽约的大众新闻全盘移植到英国，

他不过是创建了一套向读者说教的大众传播工具。

1921年下半年，基思·默多克在诺思克立夫的指点下开始将《先驱报》办成一张诺氏风格的报纸。他改革了该报不正规的排版，聘请著名诗人C·J·丹尼斯和弃艺从文的歌星内莉·梅尔芭撰写专栏来吸引读者。

1922年9月，丹尼森在墨尔本创办一家晨报，名曰《太阳新闻画报》。这张报纸刊登大量图片和用以吸引青年人的内容轻松的文章。次年4月，丹尼森又创办墨尔本《太阳晚报》，旨在与墨尔本当时唯一的晚报《先驱报》抗争。丹尼森似乎不是默多克的敌手；两年后，《太阳晚报》平均发行量10.3万份，而《先驱报》一直保持在17.5万份以上。结果丹尼森关闭了《太阳晚报》，并将《太阳新闻画报》卖给了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这笔交易是基思·默多克对这家公司最大的贡献。至1934年，《太阳新闻画报》的销售量超过其晚报伙伴《先驱报》，并从此在墨尔本独占鳌头。

董事们注意到了默多克的经营才干，于1926年推选他为总编辑，并进而在三年后将他擢升为常务董事。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悉尼为中心的“默多克报系”。

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通过董事长芬克和副董事长贝利厄与经营矿业的柯林斯矿业集团发生连锁关系。1926年，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董事会以及芬克、贝利厄和柯林斯集团的实权人物连带组成辛迪加，买下珀斯的一家大报——《西澳大利亚人报》。一个新公司诞生了。为了抚慰人们对跨州控制的不满，公司向当地人发放股票。

下一步是打入阿德莱德。那里的晨报《纪事报》的销售量正持续下跌。默多克为其公司买入该报的控股权，并使报纸发行量大幅

度回升。默多克此举实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在于恐吓年逾耄耋之年的《广告报》业主兼主编兰登·博奈森。博奈森果然中计，默多克出价百万英镑买下了这家报纸。又一家公共公司——广告报业公司建立了。在100万股中，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持有13.36万，贝利厄持12万余，芬克和默多克各持4万。

1930年，掌握阿德莱德晚报《新闻报》的J·E·戴维森逝世后，默多克立即与他的继承人们交涉，结果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盘入了他们的股份。

布里斯班有两张晨报，《每日邮报》和《信使报》。默多克对这两张报纸一直垂涎三尺。他终于得手，买下了《信使报》的控制性股权，并设法使它和《每日邮报》合二为一。第一期《信使邮报》于1933年8月问世。

基思·默多克从当初加入《时代报》当一个无名小卒至今，已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他建立了一个报系，他能让这个报系电闪雷鸣。

• 5 • “默多克——基思·默多克之妻于3月11日午夜在墨尔本埃文赫斯特医院生一子。”

在1931年3月14日《时代报》头版刊出的这则广告中，默多克夫妇的这个尚未取名的儿子首次上报。他袭用父亲和外公的名字，得名基思·鲁珀特·默多克。但人们为避免与其父混为一谈，一般略称他为鲁珀特·默多克。

1928年初，基思·默多克与伊丽莎白·格林小姐订婚，当时他已42岁，她年方19。伊丽莎白的父亲鲁珀特·格林是维多利亚

赛马俱乐部的职员。据说，基思·默多克在一份闲话杂志上看到伊丽莎白的照片，后来请一位朋友为他牵线搭桥。是年6月6日，他们喜结伉俪。基思·默多克新近在距墨尔本40公里的弗兰克斯顿购置一份房产，用他苏格兰先人的村落的名字将之命名为柯露登庄园。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接下去是悉尼和布里斯班。7月间基思·默多克被迫撇下新娘回去料理繁忙的公务。他带上一大摞印好伊丽莎白地址的信封，一路上不断给她写信。1929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取名海伦。鲁珀特降生后，又有两个女儿相继出世，安妮是在1935年，珍妮特是1939年。

早在1929年，大萧条便开始波及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价格暴跌使它蒙受损失。由斯坦利·布鲁斯领导的非工党政府试图通过削弱工会力量来应付局势。当时任内阁大臣的休斯不赞成这种做法，并搞垮了布鲁斯内阁。默多克认为，他与休斯分道扬镳的时机到了。他发出通谕，警告下属谨防休斯的“嫉妒、自私和报复”。以后的三年是一个忘恩负义、拉帮结派、党派分裂成风的时期。基思·默多克作为一个在幕后呼风唤雨的政治风云人物崛起了。

詹姆斯·斯卡林在选举中取代布鲁斯出任工党内阁总理。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用英国贷款作为发展铁路等公共事业的资金，用财政税收付息。大萧条导致税收额下降，使斯卡林陷于困境。为保证能按期付息，他决定降低公职人员的薪俸并削减政府开支，结果使业已存在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些措施在工党内招致非议。

1930年斯卡林在赴伦敦谈判前任命约瑟夫·莱昂斯为代理国库部长。默多克很快便与莱氏结为神交。莱昂斯夫人后来这样回顾他们间友情的肇端：